



A STUDY OF V. S. NAIPAUL'S
MARGINALIZED WRITING

V. S. 奈保尔 边缘叙事研究

俞曦霞 /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V. S. 奈保尔 边缘叙事研究

俞曦霞 /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V. S. 奈保尔边缘叙事研究 / 俞曦霞著. — 杭州 :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8. 6
ISBN 978-7-308-18334-5

I. ①V… II. ①俞… III. ①英国文学—现代文学—
文学研究 IV. ①I561.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30509号

V. S. 奈保尔边缘叙事研究

俞曦霞 著

责任编辑 葛娟

封面设计 春天书装

责任校对 杨利军 张振华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版 杭州林智广告有限公司

印刷 绍兴市越生彩印有限公司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12.75

字数 175千

版印次 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308-18334-5

定价 39.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s.tmall.com>

序

本书作者俞曦霞于 2015 年至 2017 年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研究工作，我是她的合作导师。记得进站之前，小俞已经完成一个省部级课题，不仅在专业一级核心发表过论文，还是上海师范大学的优秀博士，并获得过国家奖学金。事实上，她给我的最大印象是酷爱读书。她的博士论文聚焦奈保尔的后期创作，进站后主要研究奈保尔的边缘叙事。两年来，小俞在上外潜心从事在职博士后研究工作，不辞辛苦，经常往返于杭州和上海之间。最终她以优良成绩完成了中期考核和出站答辩。

十多年来，小俞一直在研究当代英国移民作家 V. S. 奈保尔。迄今为止，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已经发表了 30 多部作品，其题材丰富，艺术精湛，思想复杂。平心而论，奈保尔是一位较难研究的大作家。令我欣慰的是，自进入博士后流动站之后，小俞知难而进，在学术道路上义无反顾，孜孜以求，在学术上取得了可喜的进步。

本书既是小俞第一部专著《在“近距离”的美学平面上——V. S. 奈保尔后期创作研究》的延伸与拓展，也是她对奈保尔早期、中期和晚期不同阶段代表性作品的边缘叙事全面系统研究的学术成果。本书围绕奈保尔对边缘作家、边缘人物、边缘社会、边缘宗教和边缘创作的叙事展开研究，以他的边缘叙事为核心，不仅厘清了其创作思想的发展脉

络，而且揭示了其创作思想与全球化时代之间的复杂关系，并有效地将对作家思想的探索融汇到文本分析之中，从而开启了一种多元的学术视域。本书观点鲜明，脉络清晰，论证周密，资料翔实。我认为，本书对我国的奈保尔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我希望小俞能戒骄戒躁，笃学前行，努力取得更大的成绩，为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做出应有的贡献！

李维屏

2018年6月

于上海外国语大学

目 录

CONTENTS

绪论 / 1

第一章 边缘作家论 / 8

第一节 奈保尔

——一个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公民 / 8

第二节 作家理想·作家命运·作家意识

——奈保尔边缘作家主题研究 / 20

第二章 边缘人物论 / 35

第一节 小人物大理想与希望之乡

——《灵异推拿师》(1957) / 36

第二节 房子与边缘者的精神乌托邦

——《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1961) / 53

第三节 帝国之殇与小人物生存意义之役

——《斯通先生与骑士伙伴》(1963) / 72

第三章 边缘社会论 / 86

第一节 生活在别处

——《游击队员》(1975) / 87

第二节 复魅非洲

——《亚芒苏克罗的鳄鱼》(1983) 中的文明碰撞主题研究 / 102

第三节 待人如己 文明化世

——《我们的普世文明》(1992) / 119

第四章 边缘宗教论 / 132

第一节 反思·批判·超越

——“印度三部曲”(1964, 1977, 1990) / 132

第二节 生态世界主义视域下的非洲

——《非洲的假面具》(2008) / 151

第五章 边缘创作论 / 159

第一节 献祭批判与人文重构

——《亚芒苏克罗的鳄鱼》(1983) 中的非洲现代性反思 / 159

第二节 小说伦理与边缘关怀

——论奈保尔评《萨朗波》的叙事伦理策略 / 168

参考文献 / 179

后记 / 197

绪 论

一、前 言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时代，随着高科技的快速发展，机器的作用越来越得到彰显，人类自身的作用和价值越来越受到质疑，传统以人为研究对象的人文主义和人文学科出现了危机。人类是否还能像过去那样驾驭机器并使之为我所用？这引起了当代人文学科学者和理论家的高度重视，并催生了文学理论界的后人文主义（或称后人类研究）。后人文主义和传统的人文主义的区别在于：后人文主义强调人类并非是宇宙中唯一具有理性的生物，甚至不是地球上所有物种之首，人类只是目前地球上进化程度最高的，因此只是最具理性的动物而已。后人文主义主要关注人类和外界的关系，质疑和反省与外界的关系中人类的主导和中心位置，这主要表现在人类与其他生物的关系、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对人类与外界关系的不同立场和观点构成了当代西方后人文主义理论家们论著的核心和争论的焦点。英国后人文主义理论家尼尔·贝明顿（Neil Badmington）在题为“理论化的后人文主义”（“Theorizing Posthumanism”）一文中总结了后人文主义的种种特征，得出的结论是：人高居于其他非人物种之上，处于超级的位置。而美国的后人文主义理论家加利·沃尔夫（Cary Wolfe）和格雷格·波

洛克 (Greg Pollock) 主张人类非中心主义, 消解人与其他物种以及自然本身的二元对立, 还原人类是大自然万物之一的原始角色。加利·沃尔夫还是一位动物研究专家, 在专著《什么是后人文主义?》(*What Is Posthumanism?*, 2009) 中, 指出人类虽然地位显赫, 但不一定永远是其他物种的主宰和主人, 有时也会受制于其他物种的挑战和威胁。动物研究和生态批评就是文学理论界做出的回应。奥地利学者弗拉迪米尔·比蒂 (Vladimir Biti) 全面考察当代全球境遇下人类面临的困境, 在专著《追寻全球民主: 文学、理论和创伤政治》(*Tracing Global Democracy: Literature,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uma*, 2016) 中告诫世人要以揭露固有的不公和暴力为己任, 给予那些被隐藏、被忽视的创伤经历以发声空间。

文学理论界后人文主义的这一转向体现了对现代性进展的深刻反省, 这在当代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大量体现, 除了新出现的动物叙事、自然风景叙事之外, 文学作品中对人类边缘群体的书写和底层关怀就是对这一文学理论思潮的直接回应。边缘底层写作为身处社会底层边缘的群体的生存空间呐喊, 体现了对底层人物个体生命的关怀。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和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西耶维奇的边缘底层写作就是其中的代表。阿列克西耶维奇的非虚构作品真实记录了当代战争中的妇女、儿童等边缘小人物的艰难生活现状, 她曾说: “我的著作, 是用数千种声音、命运、碎片构成的。”

作为当代英国移民作家, 奈保尔的边缘底层书写体现了当代英国文学的新发展。当代英国文学中的边缘底层书写继承了英国文学史上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 作品素材直接来源于英国底层抗议的历史。边缘底层写作大体上分为两种: 一种是从作品的角度来理解, 所表现的对象

为社会底层和边缘群体；一种是从作者的角度来看，是身处社会底层边缘的作者的写作。仅仅依据作者身份来判定何种写作是不够的，而且，同一个作者的作品，既可能是边缘底层写作，也可能是中产阶级作品，还可能是另类写作，因此，只能以所表现的客体对象为依据。同样是边缘底层写作，由于作家背景、写作目的、美学追求等的不同，创作出的作品也会完全不同。英国边缘底层叙事可以追溯到英国底层抗议的历史，狄更斯对英国童工的叙述、雪莱描述1819年英国的诗歌，都体现了作家是社会底层的代言人。英国当代诗人托尼·哈里森（Tony Harrison）的诗歌记录了一名工人子弟成为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表达了当代诗人对于怎样为底层边缘者说话特有的困惑。

对于奈保尔来说，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是他的故乡，印度是他的祖籍，英国是他现在的家乡。三重移民身份使得奈保尔的边缘底层创作不仅继承英国边缘底层写作这些传统，而且在秉承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同时，又逾越了人文主义的界限，更多的呈现的是他后人文关怀的新特征。奈保尔的边缘写作具有鲜明的当代风格，他以一个世界公民的全球目光审视和书写他碰到的边缘群体，尤其是那些无家园的移民，他作品的题材范围大大超过了以前英国文学史上的边缘底层叙事。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这样形容奈保尔：“没有几位诺贝尔得主真打算去巴基斯坦或是刚果的边远地区去倾听无名人物的故事，而奈保尔做到了。这表现了一种伟大的谦虚。从最低微的印尼人、最平凡的巴基斯坦人、最穷苦的非洲人身上，他依然能够看到自己的痕迹。”^[1]以独立、不受约束的第三方视界来进行全球范围的考察书写，是奈保尔边缘书写的一大特征。

[1] <https://book.douban.com/review/67891421>。

奈保尔的边缘书写体现在他能少见地超越不同文明但对各种文明都进行深刻的理解，在多维度的视域中勘察事物，他是一个当代文明的批判者。奈保尔晚年多次声称自己是个“世界公民”，然而作为一个“世界公民”，奈保尔并非就是一个当代意义上的世界主义者。沃尔特·米格诺洛指出“全球化是操控世界的一套设计方案，而世界主义则是旨在普天狂欢的一套计划……有必要从殖民性的视角去重新构想世界主义”，并进一步提出“批判性世界主义”的构想，认为批判性世界主义是“一个愈来愈跨民族（并且是后民族）的世界性的必要计划”，并得出以下结论：“代替分离主义的另一选择是边界思考，是从下层人民的角度去认识，去转变霸权现象。边界思考也就变成了批判性世界主义之计划的一个‘工具’。”^[1]奈保尔的作品恰好反映了他以一个世界作家的全球性视角进行边界思考和底层书写的过程。作为当代世界的旁观者、社会现象的分析家，奈保尔对历史发展轨迹进行最细微的纵深窥探，他最关切的是他来自的那个移民世界和当代社会处于边缘的群体的生存状况，“边缘写作”可以说是奈保尔以“世界公民”身份进行批判性世界主义创作的突出特征。他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最早期短篇小说集《米格尔大街》真实刻画了米格尔大街上穷困潦倒的男人们对尊严和美好的渴求，近60年之后，2010年出版的新作《非洲的假面具》中奈保尔措辞最激烈、表达最多的是对非洲大陆底层的生物——非洲动植物们生存前景的担忧。伊恩·布鲁玛在2008年发表于《纽约书评》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奈保尔的复杂性绝不是一句种族主义就能打发的。因

[1] 沃尔特·米格诺洛：《世界城邦的许多面孔：边界思考与批判性世界主义》（*The Many Faces of Cosmo-polis: Border Thinking and Critical Cosmopolitanism*），选自《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卡罗尔·A. 布瑞肯瑞支等编，达勒姆：杜克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7-188页。

为事实上他在写非洲和亚洲时笔下的亲密感和同情心，要比许多对人性只有抽象概念、教人着急的左派要多得多。”也正因此，奈保尔被称为是“那些发不出声音的被压迫阶级的代言人”。

二、与本选题相关的国内外研究概况

西方最早出版的奈保尔研究专著是美国作家保罗·索罗的《V. S. 奈保尔：作品导论》（1972）。迈克尔·索普比较奈保尔和康拉德在不同时期的跨界帝国写作，指出“作为政治小说家，奈保尔是康拉德的继承人”。安东尼·鲍克斯黑尔、约翰·西默、肯尼思·拉姆昌德和戈登·罗莱赫尔等学者也相继出版研究专著。20世纪80年代起奈保尔研究进入高潮。塞尔文·库乔的专著《V. S. 奈保尔：唯物主义解读》认为奈保尔是东西方哲学混合的产物。这一时期开始兴起的后殖民理论开始使奈保尔研究被锁定在此框架内。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指出奈保尔“是一位现代知识分子流亡者”。比尔·阿什克罗夫特探讨奈保尔对英国经典文学的重写实质——“这是质询欧洲等级秩序赖以存在的哲学假设”标志着奈保尔研究进入了哲学领域。提姆·F. 韦斯的《在边缘：V. S. 奈保尔的流亡艺术》直接指出奈保尔的边缘身份：“他既被容纳又受到排斥，他是边缘作家，一个双重的局外人。”这一时期重要的论著还有英国著名评论家布鲁斯·金的《V. S. 奈保尔》，他肯定奈保尔作品坚持道德诚实，认为奈保尔是个“无家园的世界主义者”。2001年奈保

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西方奈保尔研究呈现新高潮。莉莲·费德的专著《奈保尔的真理》认为奈保尔对真理的追求是对既定权威的挑战,并深入分析奈保尔思想的复杂成因。吉利恩·杜丽的《V. S. 奈保尔:男人和作家》指出奈保尔拒绝妥协以取悦讨好的思想特点。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塔尔西大学的麦克法林图书馆搜集所有奈保尔的文献资料和其妻子的日记、信件等,是目前奈保尔研究资料最多、最权威的学术机构。

与本选题相关的西方研究主要表现出以下特点:一、侧重从作家思想成因对作品进行解读和阐释,强调出身背景对形成作家思想所起的作用;二、作品分析突出差异,尤其是前殖民地问题上更多体现作家的批评动机出于亲西方的立场;三、对作品和作家的本体论研究体现出一定的主观化倾向。

我国的奈保尔研究开始于对移民作家和移民文学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国外后殖民理论的兴盛使我国的奈保尔研究被纳入这一理论背景中。1998年瞿世镜主编的《当代英国小说》总结奈保尔的文学处境与地位时,指出“奈保尔是一个世界公民。他的创作是不同文化冲突交融的结晶”,反映了奈保尔作品的世界主义精神实质。国内最早的相关博士论文、梅晓云的《文化无根——以奈保尔为个案的移民文化研究》强调奈保尔作为一个世界公民文化生存的漂泊状态。王辽南的论文《移民文学的文化多重性和世界主义倾向》指出奈保尔的文化多重性和世界主义倾向。2010年以来国内出版的奈保尔研究专著有5部,黄晖等的《流散叙事与身份追寻:奈保尔研究》运用后殖民理论分析奈保尔几部作品中独特而又复杂的文化身份;姚晓鸣的《从后殖民主义到世界主义:奈保尔的追寻之旅》认为奈保尔在创作思想上经历了从后殖民主义到世界主义的转变;杜维平的《转型中的社会:奈保尔作品研究》主要对奈

保尔几部涉及转型中社会的代表性作品进行研究；徐振等的《V. S. 奈保尔印度书写的嬗变》努力突破后殖民理论框架，研究“印度三部曲”中奈保尔的印度观、叙事策略和文化认同；本人的《在“近距离”的美学平面上——V. S. 奈保尔后期创作研究》主要分析奈保尔创作后期的四部作品，指出奈保尔创作美学上“近距离”的风格。

与本选题相关的国内研究主要有以下特点：一、侧重对作家文化归属和身份定位的研究；二、强调作品的无根性、漂泊性、流散性等后殖民理论视域的主题研究；三、结合作家和作品的专题研究主观化和同质化倾向较强。

第一章 边缘作家论

奈保尔对作家身份的关注贯穿在他整个创作生涯中，涵盖他的生活和作品，他的访谈和他的传记都表达了对作家这一职业所承载使命的高度关切。在古往今来的作家群体中，奈保尔最关注的是他自己作为一个边缘作家在前宗主国的边缘处境以及那些与他有着相似生存体验、来自第三世界的前殖民地作家。

奈保尔对边缘作家的思考和书写最关注的是他们的创作能否摆脱前殖民地作家固有的局限，超越自我，这本质上也体现了奈保尔本人对作家职业的理解和思考，对印度作家、对加勒比作家以及对英美作家的持续关注，体现奈保尔在世界历史转型期对边缘作家能否担当历史使命的深切期盼，而奈保尔本人从边缘走向中心的独特经历证明边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作家的独创性和开拓性。

第一节 奈保尔

——一个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公民

当代“移民作家”这一特殊身份的产生与 20 世纪世界格局变动导致的

全球移民浪潮密切相关。奈保尔作为一名英国移民作家的成功与 20 世纪上半叶的世界历史发展密切相关，也与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文坛状况密切相关。英国小说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缺少活力。除了威廉·戈尔丁以外，很难找出另一位小说家可以和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或索尔·贝娄相匹敌。比奈保尔稍晚出生的马丁·阿米斯、伊恩·麦克尤恩和安吉拉·卡特的创作风格与奈保尔完全不同。奈保尔自成一体，无法被仿效，也难以超越。奈保尔早期小说是他本人早年教育和社会生活的反映，是在运用他的西方眼睛进行创作，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思想：“我只是记录自己对世界的反映，我还没有得出自己的结论。”^[1]

从《中间道路》(Middle Passage, 1962) 开始，奈保尔运用自己独立的视角进行考察和写作，从此开始自己彪悍无匹的独立知识分子的生涯。作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奈保尔的全球视野和世界意识从朦胧生发到根深蒂固直至最后成熟，在文学创作活动中他一再声称自己不属于西印度作家，也不属于典型的英国作家，而是“世界作家”，在社会活动中他自称是“世界公民”，2014 年来中国上海参加书展的时候他一再强调自己这一独特的身份。当我们努力认识当代人类精神的一致性及奈保尔思想的统一性时，可以发现他的哲学观、政治观、宗教观和文学观，在逐渐形成的过程中越来越清晰地显现出一条主线，即公共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美国左翼知识分子拉塞尔·贾克比(Russell Jacoby) 在他的著作《最后的知识分子》中说：“知识分子应该是不对任何人负责的坚定独立的灵魂。”萨义德认为“知识分子代表的不是塑像般的偶像，而是一项个人的行业，一种能量，一股顽强的力量，以语言和社会中明确、献身的声音针对诸多议题加以讨论，所有这些到头来都与启蒙和解放或自由有关”。^[2]

[1] Adrian Rowe-Evans, "V. S. Naipaul: A Transition Interview", *Transition*, 40, December 1971, p. 57.

[2] 爱德华·W. 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65页。

作为一部开启奈保尔独立不羁公共知识分子之旅的考察之作,《中间道路》对加勒比地区的尖刻呈现使得奈保尔成为一个与他来自的社会和 20 世纪 60 年代传统民族主义格格不入的作家。1971 年他告诉一位采访者,他早年曾发誓不为任何人工作,因为这可以使他远离人群、纠缠、对抗和竞争,使他没有敌人,没有对手,没有主人。在功成名就的 70 年代,奈保尔开始出现在公共媒体视野里,与参与者和访谈者交流。在 1971 年 10 月的一次访谈中,他提到自己的创作是在改变观看的方式,并力图通过创作来改变我们接受的一套价值观。几个月后与作家安德鲁·索克一起接受英国 BBC《艺术与非洲》节目的长篇访谈中,奈保尔首次谈到自己现在关注的视角更为全球化,这使得他的观察更为真实,也使他决定不再写虚假与人工的小说。80 年代初奈保尔声名鹊起,他开始巡游于全球各地,90 年代以来奈保尔在世界各地旅行,更显示出一个世界公民的特点,他的自我意识、行事方式和种族见解让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都感到不同和居中。在印度为写《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而作的几个月的旅行期间,奈保尔竭力去掉印度特征,从他的外貌和表现来看,他来自一个陌生而遥远的岛屿。到 21 世纪,奈保尔在公开场合努力清除自己的过去,使自己成为没有国度、具有高度洞察力的全球观察者。2014 年 8 月来华时的奈保尔声称自己是个世界公民。奈保尔无法弃绝的特立尼达情结,家族赐予他的印度血统,在宗主国英国学习、工作和生活的经历,让他在多重文化身份之间游走,所以许多学者称他为“特立尼达的印度人”“印度的海外浪子”“英国的特立尼达人”“无根的作家”和“世界作家”。

—

20 世纪 50 年代奈保尔刚到英国,英国的外来移民才 2.5 万人,半个世纪后非白种人口达到了 460 万,当时种族问题还没有成为学术界广为议论的